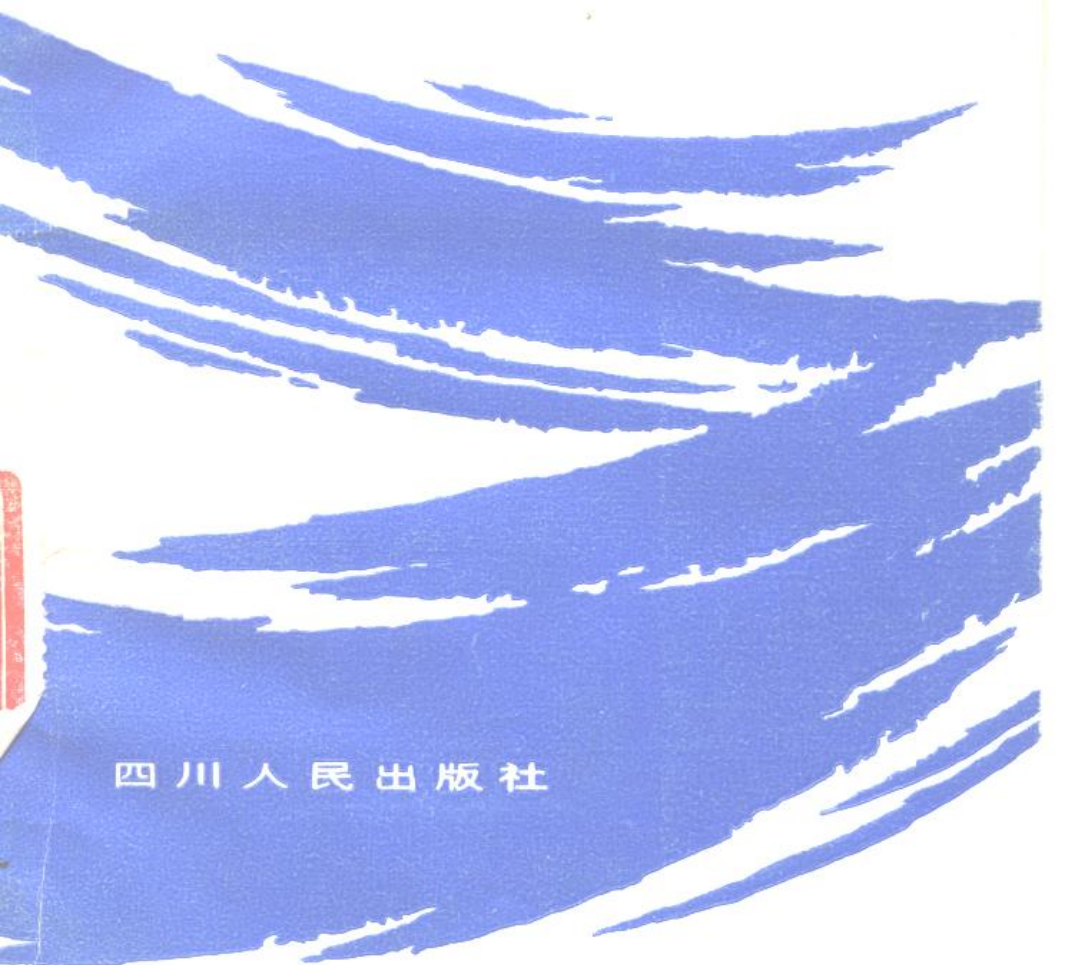


无声的浩歌

WUSHENGDEHAOGE

任斌武

The lower half of the book cover is dominated by large, expressive, horizontal brushstrokes in a vibrant blue color against a white background. The strokes vary in thickness and direction,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reminiscent of a stylized landscape or perhaps wav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5/31

· 任斌武 ·

无声的浩歌

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平

封面扉页设计：杨守年

无 声 的 浩 歌

任斌武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15千

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200册

书号：10118·448

定价：0.50元

致年青的朋友

报告文学《无声的浩歌》发表后，我收到寄自祖国各地的许多年青朋友的来信。

他们为范熊熊而痛哭失声，为范熊熊而含愤疾呼；他们用那样多涌自心底的热泪为这位年青的女战士壮行，用那样多热烈、美好的赞词赞颂她的坚贞，评价她的一生；他们要求让更多的年青的同辈人结识她，熟悉她。

从范熊熊，我想到我熟悉的许许多多与她同辈同庚的年青人。尽管有的结识于硝烟弥天的战场，有的结识于风雨半年雾半年的海防线上，有的则结识于向四化进军的浩荡阵列里的某个极普通的岗位，但是，他们和她们，与范熊熊具有同样纯净的灵魂，同样坚贞的情操。他们都在不同的“火线”上，用他们青春的生命，以至全部的热血回答了一个最严肃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理想，什么是壮丽的人生，该怎么开始生命的航程？

我凭着一个文学工作者的热情，用我这支笨拙的笔，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几行浅浅的脚印，我愿把这作一份微薄的礼物，捧献给年青的朋友。

努力吧，年青的朋友！未来属于你们。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创造，定能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DD 2/2

目 录

无声的浩歌.....	1
让鲜花插遍祖国.....	35
附范熊熊遗作两篇	
终 笺.....	58
社会真实的一角.....	71
火红的木棉花.....	85
这一代英雄更可爱.....	95
党呵，您是胜利的保证.....	109
奇穷河畔的日日夜夜.....	122
最宝贵的.....	137
硝烟过处.....	150
幸福岛战歌.....	168

无 声 的 浩 歌

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摘自“准则”第九条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到来了。就在这个平平常常的早晨，濒临东海之滨的某城市里，无数封使人惊愕的信，送进一个个家庭和办公室的门扉，展开在一双双颤抖的手中。

信，寄自同一个地方，写着同一个时间，签署着同一个名字：范熊熊。

谁不认识熊熊呵！这是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是这里海洋渔业公司机关党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今日，她却泪眼里含着微笑，在从从容容地向她的同事、伙伴、妹妹和党组织表述她的心怀，倾吐她的衷肠。

这不是平常的信，是一封封的遗书。

她在给几个同事的信上写着：“师傅们，你们好！这是小范向你们四位长辈最后一次问好。复杂的斗争使她走上了这

条路，她没有畏惧，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她坦然，从容，不露声色。几个月之前她从党的原则出发，大胆地向上级党组织的纪律检查部门提出了她的看法。那是为了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她毅然抛弃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生存和世故的观念，承担和履行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和职责——纪律检查工作，径直向上级纪律检查机关揭发了公司领导弄虚作假，违反政策的事件……。结果呢？只能用这首叫做《笋》的小诗，来做个比拟：‘你有坚硬的刃尖，却并不象宝剑般锋利；你能挑开头顶上沉重的石板、土块，但你的本身已经歪斜。你浑身蕴含着力量，但并不是无可抵挡。你在寒冬中摸索、等待，只怨这严冬太长，寒风太冽，你破土需要春雨，春天才是你的未来……’”

她向党组织写道：“敬爱的党组织，几个月前，我大胆得使您意想不到，今天，我又胆大得使人诧异、惊愕。请理解您组织中的一员——我，这出乎意料的行动。党从小教育我要做诚实的孩子，长大要做真正的人，要热爱祖国，热爱党，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要同一切有害于党的事业的倾向做斗争，要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威信。党交给的职责鞭策着我，我决心招揽个人的灾祸，为群众喊出内心的呼声。有经验的人说，这是愚蠢的，和顶头上司过不去是鸡蛋撞石头，是自掘坟墓；胆小的人劝我，不要这样做，那是要坐牢的。说话的人都含着眼泪。过多地考虑个人，那还能对党做什么事？应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她对自己的妹妹说：“妹妹，好妹妹，姐姐没有时间去向

你面别，就借这洁白的纸倾诉姐姐的衷情。这是我给你留下的最后几个字了。奔腾翻涌的思潮，使我想不出最恰当的词句来形容此时的心情。是痛苦，绝望？还是喜悦，欣慰？我手里的笔颤抖了，心痉挛了，嘴角抽动了，泪簌簌地淌下了。我心里只承认是后一种，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为着自己的选择。我挣扎着企图用自己的良心、党性，向人间呼喊、向马克思求救，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别了，妹妹，最后轻轻地、亲亲地呼唤你，泪水不可流得太多，姐姐不在你跟前，就借这风，最后一次帮你拢一拢纷乱的头，抹去脸上的泪花，拉正衣角……”

她给一位知心的女友，留下了一首题为《我爱我的名字》的短诗：

“我爱我常写的名字，它是虚无飘渺，来之无迹，去之无影的云*。它变幻过五彩楼阁，寄托着我的理想。

“我更爱自己真正的名字，它就象我的性格。我就是我，珠、娟、秀、丽，与我毫不相合；萍、静、菊、美，都不象我。我象什么？象一团‘熊熊’烈火。

“父母取名图个新雅，反其道把我培养成火一样的性格。她，炽热，火烫，吐焰，透亮，化冰为水，化水为汽，化气为七彩长虹，万古不息的江河。她，帮熔岩翻滚，替水加温，助沙发热，为人类造福……

“然而今日，她为何黯然神伤，沉思默默？因为焰已消，火已灭，只留下一曲无声的浩歌。”

* 她常把名字写成“云云”。

第 一 个 冲 刺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中共宁波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到三个电话，是传达室接连打进的，通报海洋渔业公司一位同志有急事上访。

刚恢复工作不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段不算长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们，大凡这样的上访，不是为自己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为某些个人纠纷、子女前途而碌碌奔波。不料想，来者竟是一位年轻姑娘。这使得出面接待的王辙同志不胜惊异：这样一个女孩子来这里做啥？

这姑娘扎着两条齐肩的短辫儿，穿一身洗得泛白的男式军服；文静，质朴，落落大方。在接待室里坐下来，先稳稳静静问一句：“这里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吗？”提问得到证实以后，她理了理额前的乱发，自我介绍说：“我叫范熊熊，是海洋渔业公司镇海基地机关党支部负责纪律检查工作的，我来向你们反映一件事儿——是一件挺大的事儿。”

话开了头，范熊熊从容不迫、慢声细语地向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七八年十二月里，渔业公司为扩建渔业基地，经批准，向所在的临江公社的两个大队征用部分土地，按照政策规定和两个大队的劳土比例，应当给他们安排一批土地征用工。公司的领导竟然违反国家政策，欺上瞒下，采取了对上对下“两本账”的作法，虚报了劳土比例，

谎报了几个名额；同时又巧立名目，向社、队“借”来两个名额，“讨”来一个名额，把自己的七个干部子女、亲属，冒充土地征用工非法招收进来。这七个人之中，有他们的顶头上司省水产局副局长的女儿，有公司一个负责人的孙女，有党委秘书的妻子，也有公司领导干部的亲戚。这些人，与征用土地的大队毫无关系，还都是农村户口。而且，有的在外县，有的在外省，还有长期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的“腰包户口”，都是用“飞过海”的办法，临时“飞”落到这两个招工大队来的。有两个连“飞”也来不及，就临时在户口簿上涂涂改改了事。事情不仅如此，公司弄虚作假，经办人“雁过拔毛”。公社领导一经手，塞进了自己的女儿；大队书记一经手，塞进了自己已经超过招工年龄的妻子。七除八扣，九十几个名额，落到社员手里只剩八十几个了。

有人或许会说：唏！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过是一桩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就恕我直言：同志，不知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种习以为常的情绪正是一种麻木，一种屈服，一种潜在的危机！而范熊熊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如同眼睛里容不得一粒微尘那样，她容不得这样的“小事”。

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对领导好言规谏，没被置理；有人在内部写了几张小字报，遭到追查训斥。更有胆大者，丁高峰、潘龙虎他们，竟然约和了五六个农民工，三次到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告，并且直言不讳地宣告：“我们已经写信给《人民日报》了。你们不要官官相护，问题不解决，我们还要来告！”结果如何呢？上告信转回公司党委，他们挨了一顿

克，还给了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搞“四人帮”那一套“造反”、“串连”。

范熊熊这位平素不露锋芒的姑娘，就是在这个时候，自觉投身到斗争漩涡里来的。她跨进纪律检查机关的大门，看上去意态沉稳，神色从容，可她内心里经历了多么复杂激烈的斗争啊！范熊熊是在基地人保科做劳动工资工作的。那天，她出差刚从外地回来，本科的一位副科长单独向她交代了个任务，要她去县医院为几个人联系体检。熊熊象往常接受党交给她的任何一项任务那样，顾不上自身的劳累疲乏，跑得通身汗流，一口气赶到了县城。医院是去了，可她心里老在纳闷：那么多人都在公司里体检，为什么单单这几个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回来，她问同科的小戴，小戴把真相原原本本告诉了她。熊熊听了，愧悔交集：“啊呀！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让我上这个当！”她立刻去找到那位副科长，对方嘻哈一笑，回答得理直气壮：“任务是领导布置下来的，叫办咱就办嘛！”熊熊问她：“你知道这是违反政策的吗？”对方回答得还是那样理直气壮：“咱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咱们是办事人员，上级怎么交代，咱们就怎么办。”范熊熊这位沉静的姑娘，脸色变得严肃了：“这怎么行！违反政策的事，我们不能昧着良心和党性去干。”她把这任务断然拒绝了。

抵制也是斗争。但是她，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仅仅是抵制就够了吗？就尽到责任了吗？熊熊反复思考着。违法的事实她看在眼里，群众的不平她听在耳中，几个农民工上告遭到训斥的结局刺疼了她的心。她责问自己：

“有人说，为领导干部办事是我们办事人员的责任，听从吧，有你的好处。难道就这样抛弃理想，失去灵魂，在庸俗室息的空气中盘旋？在浊浪滔天的江河里随波逐流？不！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决不会选择这条路。对党只有忠诚老实！”

范熊熊决心下定以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向党的机关反映情况，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把事情的原委始末摸个准确、清楚。就打这一天起，熊熊把每周的休息日，和因公进城办事的剩余时间，全都用到走访、调查上了。她走访过农业局、市建委和好几个与此有关的机关。她一没有介绍信，二没有熟人，就靠她诚实恳挚的自我介绍，凭她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些机关信任了她，支持了她，让她查阅了省里的批件、公司的招工报告和有关的政策文件。然后，熊熊又来到临江公社的两个招工大队。想不到，在这里她遇上了重重阻力。要详细情况，没有；要看上报的招工计划，不给。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公社和大队干部有的就是这个事件的同谋者和受惠者。但是群众的嘴巴是封不住的，社队干部中也有敢于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终于，从群众那里，从因抵制不正之风而被排挤出大队领导班子的老共产党员潘阿贞的口中，熊熊摸清了全部的底细。

情况越摸得细，就越见其手段的卑劣；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就越觉得无法容忍。原来那所谓“借”来的两个名额，是以招进公社书记的女儿作为交换条件，而借口“年龄不够”，硬把两个青年社员卡掉，才弄到手的。那个所谓“讨”来的名额，则是以招进大队书记的超过招工年龄的妻子交换的。

范熊熊无法再忍受了，她准备豁出一切，向这种腐朽的邪恶风气，向浸染党的肌体的毒菌发起冲刺，作不妥协的斗争。熊熊是个举止稳重而又很善于思考的姑娘，她整整调查了三个多月，也整整思考了三个多月。她考虑得最多的是，眼前这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是地委机关下来的，地委领导成员中也有从公司调上去的，老同事，老上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问题反映上去，会是个什么结果呢？能解决得了吗？在这段时间里，她曾把自己的抉择，或正面，或侧面地提到她的亲人和伙伴面前。

她告诉了最知心的女友叶芦苇，小叶拍了她一掌，说：

“去！别管这种事。现在社会上这种风气，你一个小姑娘弄得动的？”熊熊听了，只微微一笑，没有言语。

她告诉了最要好的同学应静亚的一家，他们一家都说：

“这可不是小事情，算了！弄不好，要遭打击报复，要坐牢的。”熊熊听了，也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言语。

她没敢正面告诉自己的父母，那天使了点心眼儿，借用他人的名义透露了两句，父母立刻铁着面孔，警告她说：“可莫去做这种鸡蛋撞石头的事情，弄不好，‘恶毒攻击’、‘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就来了。”为了说服她，还举了几个现实生活中的实例给她听。熊熊听了，也还是微微一笑，没有言语。

这微笑中的潜台词是什么？在熊熊留下的文字里有几段最恰切的剖白：“不能再做违心的屈忍了！责任心如同几万吨梯恩梯在我心中爆发，我要一反常态地大声呼喊，揭露这社会一角的真相。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行动，也

可能是最后的冲刺。有张志新的榜样在，顶多坐监牢，不怕！……”

“过多地考虑个人，哪能为党做什么事情？既然决心已经下定，就应做好最坏的准备。只要没有掺杂个人恩怨、私心，问心无愧。怕什么！”

“就是枪毙了我，也要揭发！”

范熊熊就是以这样的责任感，这样的勇气，挺身而出，来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上访的。

她的道路

严正的责任感激发着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第一次上访后，她向公司请了两天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着头，一口气写了封长达数千言的揭发信，第三天就送到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信送出以后，熊熊的心就紧系在办公室里那部电话机上，倾听着电话机的每一次震铃，眼巴巴盼着纪律检查机关的回音。但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转眼一个星期了，依旧音息杳然。熊熊着急的是，一到六月二十号，这批新招进来的工人，不管合法不合法都要上报转正了。一转成正式工人，工作就更难做，领导就更被动，影响就更大了。眼看就到六月中旬了，还没有一点动静，范熊熊急得坐不住了。她一趟一趟跑到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催问，要不，就趁公司下班后的时间，

让几个知心女友给放着“哨”，她打电话询问。催来问去，也没得到明确回答，反倒从承办人员的口气里听出了一点意思：因为事情涉及到公司党委的主要头头，需要纪委领导说话，下面的人不能随意表态。这使熊熊预感到某种不祥。她冷静下来，对面临的情况作了缜密周到的考虑。六月十二日，她又写了第二封控告信。那天，正下着大雨，她连伞也没顾上带，跑步赶到地委门口，把信交给了传达室。

这封信，简直不象出自这位娴静姑娘之手，措词是那样激烈，锋芒是那样锐利。她直冲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说：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容不得掺杂个人的感情。我知道，我们这里领导和你们彼此都很熟悉，关系也不错，因此，我希望，在拟定解决问题方案时，应把党的原则放在第一位，用党的纪律严肃处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违反政策的事，重面子，重感情，企图压下材料，回避矛盾，不闻不究，你们扪心自问，难道不感到羞愧！须知，基层干部向你们反映情况，已抛弃了个人的一切，作了最坏的准备。可你们却无动于衷，让群众的愿望付诸东流。如此办理，纪委的存在就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装饰品。”

这激烈的言词，尖锐的锋芒，仅是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指责吗？仅是为了刺疼哪几个领导干部吗？不是，决不是！不难听出，她的言词、锋芒的后面，是一腔遏制不住的怒火，是倾吐不尽的心绪。要探知底蕴，就得循着这个年轻姑娘在社会的历程上留下的一趟不长的足迹细细考察一番，作点具体分析。

现在，让我们转换一下人称，先借助她留下的几段文字，听听她自己的剖白吧。

——妹妹，我们姐妹俩相继诞生在大跃进年代的前夕，从小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的熏陶。从幼儿园，到寄宿小学，以至初中、高中，我们沐浴着阳光，吮吸着雨露，无忧无虑地长身体，增知识。无数个月夜，皎洁清亮的银光透过窗户，和灯光一起伴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无数个清晨，缤纷绚丽的彩霞，送我们各奔科学知识高峰的山脚。在课堂里，我们举着小手，向老师寻问一个一个奇异有趣的自然现象，张着小嘴回答着老师的提问。

就在我们拼命吮吸知识的乳汁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人们开始接受一场洗礼：“修正主义”的学校砸烂了，平素可亲、可敬的老师成了揭发的对象，教室和办公室贴满了我们字迹幼稚的大字报。我们这群年幼无辜的受骗者，在三天之内，就用白纸黑字的意见把墙壁“刷新”了。从此，无书可教，无书可读，我们离开了学校，奔向社会。这时，妹妹，你也跟着我参加了“反逆流”的小战斗队，学着战争年代的红小鬼，抄消息，刻蜡纸，印文件，撒传单；在市委门口请愿，要求跟大哥、大姐们参加串连。无奈，我们只有十一、二岁，不够格。望着载他们远去的列车，我们只好咬着嘴唇，拨弄着衣角，默默低下了头。我俩不甘落后，想办法去尽微薄之力，投入运动。在轮船码头、公共汽车和公共场所里，到处出现我俩的身影，飘响着童音的歌声。而后，复课了，教材取消了数理化内容，读书不用书包了，语录总括了

一切。

红海洋的潮水退后，我们又开始了初中、高中的学校生活，随后各自走上社会。我到了广阔的天地，你进了工厂的大门。我们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家庭和城市，向着社会的大海洋起跳。这一步走得多么坚定啊！……

范熊熊刚满十六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十八岁那年，就当上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带着稚气的热情叙述的这些往事，那时从她眼睛里看去，全都是党的号召，依照党的号召去做就都是革命行动。因此，落后一步都是耻辱，都是容忍不得的耻辱！

刚进中学那年，她还不到十四岁，听说党号召去内蒙建设边疆，就跟大同学一起争着抢着去报名，因为年纪太小，人家不接受，她难过得哭着回来了。那年春天，她听说祖国边疆起了狼烟，形势紧张，祖国的安全需要用战斗来保卫，她急忙回家跟母亲商量，要报名到前线去。十八岁那一年，她刚刚告别了中学时代，就约和了三个同学，第一批报名要求到农村插队落户，把倡议书贴到大街上。立志要用她和伙伴们那一颗颗炽热的心，去化冰熔雪，让农村的贫困面貌在她们这一代手中得以改变。来到农村里，熊熊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姑娘。

没多久，范熊熊就在农村入了党。人们赞佩她这样小小的年纪就跻身于党组织的行列，而她，却这样砥砺着自己：

“这不是金字招牌，更不是往上爬的阶梯，是肩头上加了副重担子，一切都必须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在这期间，曾